



满院闹腾的孩子,是他的年味

在我的记忆里,住着一位孔爷爷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的长相。他是驼背,背都快驼成半圆了,以至于他走路时不得不抬头看路。

我记事时,他已经七八十岁了。这个年纪的老人看不出相貌俊丑,但小婴儿看到他不会哭,还能咯咯笑,说明孔爷爷长相和善。没错,他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头儿。

孔爷爷和我家在同一个生产队。他住在队里的场院屋,院子里饲养了牛、马和骡子,生产队的办公室也在这里,孔爷爷也顺便给生产队看家。

我喜欢孔爷爷,不但因为他善待小孩子,还因为他会“变戏法”,会从兜里变出一把木头做的小叉子。木叉子可以用来吃饭,馒头和菜都可以叉着吃,最重要是图个新鲜。别的小孩知道了我有叉子,也跑去问孔爷爷要。我和哥哥对此会很生气,他们凭啥问孔爷爷要?他们跟孔爷爷又不是一家人。

那时我认定孔爷爷和我们是一家

人,因为一直是我们家给孔爷爷送饭。开始是四奶奶,后来是二婶,她俩都住在我家后面的胡同里,和我家关系好得很。我一直认为孔爷爷是我们的爷爷,因此碰到其他外姓的孩子来问孔爷爷要叉子,我总是一副恶相斜睨他们。

但我这种强势,遇到四奶奶和二婶家的孩子就没了气势,毕竟他们比我和孔爷爷近。孔爷爷没有结婚,无儿无女,新中国成立前要饭要到我们村,在我们村落下脚。年老后,生产队安排四奶奶和二婶给他做饭、洗衣服。那时我的理解是,孔爷爷是“组织”指定到他们家的亲爷爷。我常看见四奶奶和二婶家的孩子从孔爷爷屋里出来,有时手里拿着“孙悟空”或“猪八戒”。那都是孔爷爷用木头做的,还染了颜色,头和四肢都能动,和小画书里的孙悟空和猪八戒一模一样,甚至比小画书里的更栩栩如生。我虽然眼馋,但从不主动去要。还是孔爷爷邀我进屋,搬出他的木箱子让我挑选。我盼着过年,因为过年时孔爷爷会做很多“孙悟空”,家族里的孩子每人都能分到一个。

大年初一,我和哥哥穿好新衣服,饺子都来不及吃,就跑到场院屋去给孔爷爷拜年。尽管如此急吼吼,也有比我们更早的。而在我们之后,还有孩子不断地来……

等到太阳落山了,不会再有小孩来了,孔爷爷才会把他装木偶的箱子搬出来,让我们每人挑选两套“唐僧四师徒”。那时的我,过年除了盼吃、盼穿外,还盼着孔爷爷的“孙悟空”。

孔爷爷在我六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七夜里静悄悄地走了。父亲听说后,立即拿着推子去他家,他要给孔爷爷理发,让他清爽地离开人世。父亲回来时带回了两口袋木偶,里面有十几个“孙悟空”。父亲说,这是从孔爷爷床下找到的,他半个床底都藏着“孙悟空”呢。

我问:“孔爷爷做了那么多,怎么春节时才给我们一个?”父亲说:“给多了,你们还稀罕吗?还惦记去他的小屋玩吗?”父亲说得对。那个春节,新衣服兜里揣着好几个“孙悟空”的我也开心不起来了,我最喜欢的孔爷爷,在那个春节永远不会出现了。

如今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中年人,越来越能体会一个人的孤独。特别是春节,热热闹闹、人来人往,才是节日该有的样子。孔爷爷独身一人客居他乡,我可以想象,他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点着油灯靠做木偶打发时间。他摸透了小孩子的心思,他知道我们一年盼来一个“孙悟空”,才能感受到年味儿,而满院吵闹的孩子,则是他的年味儿。 马海霞

春天也属于老年人

世人常喜用时间的刻度来裁剪人生,将稚嫩的孩童比作初升的旭日,那是生命的早晨,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早春;而将银发苍苍的老人比作残阳,那是生命的暮色,是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晚秋。仿佛青春只属于额头光洁的少年,老年人只能在冬日的炉火边追忆往昔。

然而,我要说,这是误读。只要心境不老,只要热爱尚存,春天,同样属于老年人。

春天的美丽,属于老年人。年轻时的看花,往往看的是热闹,是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娇艳,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急切。而老年人眼中的春天,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深邃。他们能在姹紫嫣红中读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”的豁达,能在细雨蒙蒙中品味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的温婉。那满树的繁花,不再是青春的炫耀,而是对生命丰盈的赞叹。当春风拂过满头银丝,那丝丝白发在暖阳下泛着光,与枝头的新绿交相辉映,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厚重、更醇厚的风景?这种美,不张扬,不刺眼,却如陈年老酒,历久弥香,透着一种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静气。

春天的活力,同样属于老年人。你看那公园的晨曦中,在“最是一年春好处”的时节里,多少鹤发童颜的身影在舞剑、在打拳、在且歌且行。他们的动作或许不再像少壮那般迅疾如风,却多了几分太极般圆融的韵律。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生机,是对生命不屈的挽留。谁说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?对于这些热爱生活的长者而言,那是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的壮丽。他们踏青的脚步,踏碎的不是岁月的萧索,而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他们在春风里放筝,那根长长的线,不仅牵住了蓝天上的风筝,更牵住了一颗永远年轻、永远热泪盈眶的心。

春天的智慧,更属于老年人。少年读书如雪中窥月,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,而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。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,老年人在书卷中、在与老友的促膝长谈中,将一生的智慧细细打磨。他们经历过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”的磨砺,此刻更能懂得春光的珍贵。他们不再是春天里的盲目奔跑者,而是最清醒的观赏者。他们懂得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的哲理,因此更加珍惜当下,珍惜每一次花开,每一声鸟鸣,每一杯暖茶。

“白日放歌须纵酒,青春作伴好还乡。”杜甫的诗句中,那份狂喜与豪情,并未因年龄增长而消减。其实,人生的四季,本就是一场循环的旅程。春光从不偏私,它照耀着破土的嫩芽,也照耀着沧桑的面庞。只要心中有一片永不凋零的桃林,只要眼里有一汪永不干涸的清泉,那么,无论鬓角染上了多少霜雪,生命便始终沐浴在浩荡的春风里。

所以,请推开窗吧,外面的花开了。春天,是生命的盛宴,在这个盛宴的席位上,长者,理应有着最尊贵的一席。

苏应纯



已被预约的“下一次”

下一顿了。”

那时交通不方便,通讯也不发达,连电话都没有的年代,婆婆只能用提前告知的方式,让我们想着日子回家。

后来,我的孩子长大了,去了外地上大学。他们每次放假回来,我也会早早张罗一桌饭菜,走时把他们的行李箱塞得满满的——不是怕他们在外面吃得差,是怕他们吃不到家里的味道。送他们出门时,我也会叮嘱:“下次回家,早点写信告知具体日期,我好提前准备食材。”仿佛这句话一说,分别的日子就能缩短一大截儿。

现在通讯方便了,每天都能视频通话,交通也便捷了,我们想孩子,买好票就能去。按说离愁应该不像过去那么浓,但当父母的还是牵挂,儿行千里母担忧,跟年代无关。

如今孩子在外工作,一年也就春节

回来待几天。我还会提前买好一堆美食,虽然他们总说:“现在什么都买得到,别忙了。”可物流再方便,什么都能快递,也吃不到专属于家的“锅气”。

现在孩子们返程,我还会送出一段路,还是忍不住说那句话:“下次……什么时候回家?”明知没放假他们便不会回来,还是想问。仿佛问出来了,“下一次”就真的会被预订,分别就不再是漫长的等待,而是通往团圆的倒数。

天下父母大抵都是这样,即使万般牵挂到了嘴边,也只化作一句:“下次什么时候回家?”这句看似普通的话,藏着所有没说出口的惦念,也把每一次的离别,悄悄推向了下一次的重逢。

有离家,就有回家。而那句关于“下一次”的约定,就像悬在心口的那盏灯,亮着,日子就有盼头。 李秀芹

又逢老友相聚时

一年。这聚会到今年已经三届了,轮到我作东。为办出新意,我在微信上请各位一起出点子,拿主意。

我设计了主题“致敬正常,感恩健康”。主要是谈谈各自上一年度“大生化”体检各项指标是否正常,在保持身体健康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。群主说,自己的体检指标基本正常,就是血脂偏高,主要是练习太极拳和八段锦。老刘是我们十几位当中身体最健壮的一个。教了一辈子体育,是“长跑达人”,65岁以前还每年跑几次“全马”,以后就改成“半马”。他很喜欢冬泳。他面色红润,白发稀少,看上去很年轻,就像50多岁的人。70岁的老赵是我们这个群中体质最弱的一个,“三高”之中就占了“两高”,血压偏高,血脂偏高。不过他控制得不错,遵医

嘱,定期查,限盐限油限酒,锻炼以走步为主。老韩是我们这个群里的文人,教一辈子语文,老来老去了成了业余作家。他说,阅读、写作促进脑细胞活跃度,去年还出版了散文集,并签名赠书。老冯是美术教师出身,是省美协会会员,善于画六畜,今年是马年,正是他的拿手绝活。他画的小尺幅的奔马,佐以“嘶马疾风,沃野千里”文字,赠予我们每人一幅,寓意深远。

最后,群主老王总结保健12字“方针”:“迈开腿,管住嘴,睡好觉,养心肺”,成为今年大家的养生保健要诀。

这样的聚会充满了祥和、温情,积极向上,氛围轻松和谐,既畅叙友情,又透着欣然通达的意趣,是老有所乐继续前行的加油站。 王瑛



老年生活的幸福有好几种,有老友可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。老友年龄相近,经历相似,共同语言多,聚在一起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老有所依。

我们十几位老友建了个微信群,平时在群里沟通、交流、聊天,每天都有人、有可分享的事儿,还挺有意思。不过,时间一长,用微信交流总像隔着一层纱,不如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更亲切。在群主老王的提议下,趁现在都能走能窜,何不每年搞一次聚会。时间就定在每年的新年之后,大家轮流作东,吃喝是次要的,主要是说话聊天。回顾上一年,展望新的